

# 三圣会

上

台湾卧龙生著

卧龙生精品武侠·绝对真版  
一代天骄系列·绝对新著



# 圣会

上

台湾大学出版



卧龙生精品武侠小说

一九九四年新著

一代天娇

三圣会

上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九九四年八月出版

## 目 录

- ①秦淮画舫觅线索  
层林深处传绝技 ..... (1)
- ②闹市中迷药  
竹楼现疑情 ..... (27)
- ③天涯何处寻掌门  
杀手截击乘车逃 ..... (55)
- ④毫芒传训示  
画舫暂避身 ..... (83)
- ⑤易容调查  
潜水逃离 ..... (111)
- ⑥冬眼避追杀  
偏听惹战祸 ..... (139)
- ⑦发奋图报复  
称雄江南道 ..... (164)
- ⑧觅踪影天狗引路  
存疑虑请走神医 ..... (185)
- ⑨虎穴探险  
冬眼苏醒 ..... (209)
- ⑩蜕变返人间

- 独探桃花园 ..... (230)
- ⑪扮傻装懵始脱险,  
潜行匿迹撞冤家 ..... (250)
- ⑫危急关头获救星  
天外寒光致敌命 ..... (271)
- ⑬庭院蓦然横尸  
奈何杀手无踪 ..... (292)
- ⑭风雨欲来风满楼  
运筹对策施毒计 ..... (313)
- ⑮预感危机商对策  
变生肘腋斗心机 ..... (334)
- ⑯欲绝后患动杀机  
黑衣飘飞挟人生 ..... (355)
- ⑰恩人获救苏醒  
奈何仙业尽毁 ..... (376)
- ⑱大夫潜水离去  
妖女挥剑追击 ..... (396)

## ① 秦淮画舫觅线索 层林深处传绝技

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侯门的光泽，失去了颜色，谢了春红。

但六朝繁华依旧在，秦淮河畔的画舫，仍然是灯火辉煌，笙歌不绝，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商女犹唱后庭花，秦淮风月越发的茂盛了。

花国皇后白牡丹接待宾客画舫，不但布置得极尽华丽，也有个动人的名字，叫作广寒宫。

能登上广寒宫的客人，大概只有三种人。

一是王孙公子、宦海大员。

二是富商巨贾。

三是江湖上的帮会首脑、武林大豪。

一般人想上广寒宫开开眼界，门也没有。

倒不是这里有什么身份限制，只是它价钱贵得吓人，吓得你不敢进门。

老子不信邪，非上广寒宫逛逛不可。

行！按规矩来，你不是广寒宫的熟客，一进门，先交

白银三百两，不够用要立刻补足。

三百两银子，可以让一个五口之家，过一年很舒服的日子，一般人花不起，也舍不得。

所以，能上广寒宫的人，都是有钱人，银子多得花不完。

今夜广寒宫有点反常，不闻弦管乐声响，也少了那份娇笑、高歌、猜拳声。

不过，白牡丹待客的牡丹厅中，仍是灯火通明，也端坐着三位客人。

只是桌上无酒也无菜。三个客人的脸色也一片冷肃，怎么看都找不出一丝寻欢作乐的气氛。

再看看三位客人的衣着，除了一位青衫少年之外，另外两位，是绝对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人。

两位都是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人。

一位是着黄色袈裟的大和尚，一位是青袍长髯，身佩长剑的中年道长。

大和尚五十多岁，慈眉善目，法相端庄，双手合十，沉声说道：“贫僧来自嵩山少林寺，法号天衣，夜入广寒宫，惊扰女檀越，罪过，罪过。”

白牡丹长得很美，笑起来更美。笑一笑，才道：“大师万里行脚到秦淮，不赏风月为何来？但小女子卖唱不卖身，只要大师要求不过份，小女子要他们八折优待……”

“阿弥陀佛！女檀越误会了，贫僧此来是求女檀越稍泄天机，指示贫僧一条追觅掌门大师的去路。”天衣和尚道：“三少林寺将为女檀越诵经，祈福七夜，以作报偿。”

白牡丹轻轻吁一口气，目光转注到中年道人的脸上。

“贫道武当飞云子，为追查本派中一位失踪的长老，特来向女施主请教，如蒙赐助，贫道愿以本派珍藏的三粒小还丹奉赠，以作酬谢。”

白牡丹容色不变，似乎是根本不知道小还丹为何奇物。

倒是天衣大师低喧了一声佛号，道：“好珍贵一份的礼物，小还丹功能起死回生啊！”

“在下乃洞庭湖石山总寨江豪，家父是洞庭十二寨的总寨主……”

“啊……我知道，你就是洞庭湖的江三公子。”白牡丹道：“两年前光临过我们秦淮花舫，公子年少英俊，花钱大方，只可惜，那时候小女子刚刚下海，默默无闻，难得江三公子一顾。”

“往事已矣！那时江某亦是少不更事，此番南来，携有白银五万两银票一张，只要白姑娘赐告家父去向，立刻奉上，聊表谢意。”

白牡丹微微一呆，道：“三位说得很认真，不是开玩笑

笑啊？”

天衣、江豪、飞云子，都是当代武林中著名的高手，内功深厚，眼观四面，白牡丹微小的神色变化，也逃不过三人的法眼。

“这等大事，如何会开玩笑。”天衣大师道：“贫僧是受教而来……”

“大师上当了！”白牡丹接道：“一个画舫上的卖唱女子，只是花钱大爷们的玩物，如何能干涉到江湖上的大事，稍一用心，也该想明白了，分明是有人拿三位开玩笑，不惜把一个卖笑欢场的弱女子陷害其中。”

白牡丹善于表情，一面说一面流下了眼泪，而且是一哭起来，泪水就没个完，滴滴嗒嗒不停流，哭湿了胸前一片白罗衣，那么巧的滴在左乳上突出的一点。

敢情大姑娘没有穿肚兜，泪水湿了罗衣，就露出那么一点原形了。

天衣大师、飞云子，定力深厚，看见装作没看见，眉眼不动，江豪就没有这份涵养了，脸上闪掠过一抹怒色，似想发作，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。

白牡丹缓缓站起了身子，轻轻一扯罗衣，转身向内行去。

天衣大师、飞云子对望一眼，似是要有所行动，却已听江豪怒声喝道：“哪里去？站住。”

“点点珠泪湿衣衫，有碍观瞻，我该去换件衣服。”

白牡丹道：“江三公子不觉得管得太多么？”

“江某人受教而来，原想好言相求，奉以重礼，只请你开开金口，指明一个去向，江某立刻走人，但白姑娘不识抬举，端起了花国皇后的架子，什么叫花国皇后，我呸，说穿了还不是卖唱陪客的婊子。”

三公子年轻气盛，口不择言，骂的是恶毒无比，天衣大师暗忖道：这些话别说要我骂出口了，我和尚连想也想不到啊！

白牡丹似是也被骂火了，脸也变成了铁青颜色，缓缓回过身子，冷冷说道：“你骂得好狠，好毒啊！真是如利刃刺心……”神情突然一变，原本冷厉的神情，竟然变成了一脸温柔，道：“骂得虽狠虽毒，却也有理，什么花国皇后，还不都是男人想出的花样？选个皇后、公主出来，才玩得过瘾哪……”

“家父失踪三个月，杳无音讯，江某人那还有品味风月的心情，只要你说一句家父去向，我放下银票就走。”

“三公子，就要话入正题了。”白牡丹道：“我不是武林中人，也不懂武林中事，但在风月场中讨生活，听得多，对江湖中的事，多少也有点了解，少林掌门、武当长老、洞庭盟的总寨主，小女子都没见过，但只听他们的衔头，该都是身份很高的大人物了。”

“少林寺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掌门人是掌理少林

门户的舵手，可算得是当今武林第一人。”江豪道：“武当派剑术精绝，为江湖上各大剑派之首，洞庭十二寨的总寨主，在江南七省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大组合，我们三人，代表了三个门派组合，夜入广寒宫，向你白牡丹姑娘求教，这可是江湖上从未有过的事，你应该感觉到十分光荣。”

白牡丹点点头，笑道：“对一个秦淮歌姬而言，确是光荣，但对三位门派首脑而言，就有些大不敬了，他们三位的武功都不错吧？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江豪道：“他们都是一派的领袖人物，自是身负绝技！”

“怎么会突然失踪了呢？”白牡丹道：“有那么高强的武功，又有什么人能够拘束他们的行动呢？三公子，我只是一个卖唱陪酒的歌女，秦淮画舫只是一个风月场地，德高望重的武林大豪，又怎会和一个卖唱的歌女交往？再说小女子除了几分姿色之外，又有何能留下他们？”

江三公子听傻了，瞠目结舌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白牡丹目光一掠天衣和飞云子，接道：“大师和道长都是见闻广博的高人，当知小女子言出衷诚，三位都被人家骗了。说人是非者，就是是非人。事由根源起，三位何不去找那位传话人，问个明白呢？”

江豪点点头，他火气来得最快，也最容易被人说服

了。

“女檀越，”天衣大师不温不火地说：“是否也会武功呢？”

“小女子只会唱唱侍酒，”白牡丹道：“可惜，三位心有所系，没有喝酒、听唱的心情，小女子也无法一展所长。”

“这就不对了，女檀越能以肌肤的力量，控制眼泪，把它集中一处，”天衣大师道：“虽是双目同时流泪，却是左眼多右眼少，这份精湛的内功，只怕老衲也难及得。”

“还有件非常重要的事，那个人不会说谎，”飞云子道：“他名满江湖，一言九鼎，大师和贫道，以及江三公子，也都不是人云亦云的人。”

“他是谁？”白牡丹脸色一冷，道：“他说我一个小歌姬把三个跺跺脚能使天动地摇的大人物给绑架了？”

“那倒没有，”飞云子道：“他要我们向姑娘求问讯息，所以，我们满怀诚意而来，愿以重礼相酬，只求指我们一条明路，其他的绝不拖累姑娘！”

“江某几乎被骗过了，姑娘也是身怀绝技的高人？”

“就算我练过武功吧？和三位失踪的掌门、盟主，又有什么关联呢？”白牡丹道：“只听人闲话一句，就找上秦淮画舫，逼我这个卖唱女子说出他们去向，这是强人所难哪！”

飞云子道：“有没有一个办法，能让姑娘说出这个秘密呢？”

白牡丹目光转动，缓缓由天衣大师等三人脸上掠过，道：“有！但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是不论你们身受什么样酷刑，也不能泄漏出我的身份！”

“理当如此，我佛为证，老衲绝不泄漏女檀越的，只管放心。”

“贫道头可断，血可流，也不泄今夜之秘！”

“三公子正值青春年少，一旦身陷危境，只怕定力……”

“笑话，江某人一诺千金，宁可溅血五步，也不会泄漏出片语只字，姑娘请说第二个条件吧？”

“第二个条件，比较难一点了。”白牡丹道：“三位可以不答应，小女子绝不勉强。”

“我们诚心求教，姑娘要如何，就明白说出来吧！”天衣大师道：“我们能办到的，绝对不会推辞。”

“秦淮画舫上的歌姬，绝难成佛，所以，我不用你们为我诵经祈祷。”白牡丹道：“小还丹功能起死回生，太名贵了，怀璧其罪，小女子不敢要。五万两银子，虽然是个大数目，但广寒宫金来银去，银子对我并不重要，只好敬谢了。”

“姑娘不会一概不取吧？”天衣大师道：“究竟想要什么呢？”

“一个卖唱歌姬，哪会有太清高的品格，三位既然已看出我学过武功，”白牡丹道：“我就要三位的武功吧！”

要的东西出人意外，三个人全都听得呆住了。

良久之后，天衣大师才缓缓说道：“什么样的武功，如何一个要法？”

“要法很简单，只要大师传给我口诀、练法就行，不过，”白牡丹道：“学什么，要由我挑选了。”

“少林寺技艺博杂，一个人穷一生岁月，也无法学得十之二三，”天衣大师道：“女檀越想要的，老衲未必学过。”

“少林寺七十二种绝技，天字一辈的高僧，谁都练会三五种。”白牡丹道：“大师是达摩院的住持，天字辈中非常杰出的人才，练成的绝技自然也比别人多了！”

天衣大师呆住了，敢情人家对他早已十分了解。

“我要学大师的金刚指，”白牡丹道：“别急着下决定，想一想再答复我！”

目光转注到飞云子的脸上，接道：“武当三子，道长排名最后，年纪最轻，但剑艺之精，却是三子之首，我想学道长的破天三剑。”

飞云子呆住了。

“不急，不急，道长慢慢想，生意不成仁义在，”白牡丹的目光转到江豪的脸上，笑道：“三公子，令尊的百步

神拳，名满江湖，人人知道，但却无人练成，个中一定有一种特别的技巧，三公子就传我百步神拳吧！”

“百步神拳，是江家不传之秘，每一代只传一人，我怎么能够传你，简直是胡说八道啊！”

“令尊的一条命，还不值百步神拳一种技艺么？老实说失踪的三位老人家的技艺、武功，绝对比三位精湛，只要三五个月时间，一定会被人压榨出来，对方为了保密，三位老人家的性命，也很难保得住了。”白牡丹道：“三公子，事关重大，好好的想一想啊？”

江豪长长吁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火气，沉吟起来。

话虽是对江三公子说的，但天衣大师、飞云子也是一样的处境，事情点明了，掳走三个人的目的，是为了迫三人交出武功。

“老衲想不通，当今武林之士，什么人能够生擒少林掌门，”天衣大师道：“何况还有武当的龙道长和洞庭盟总寨主，三个人又是联袂而行。”

“对！他们三个人太强了！”白牡丹道：“集中江湖上十个八个一流高手，也未必能够打过他们一个，但暗施算计，就防不胜防了。”

“放眼江湖，准有这个胆子？”江豪道：“真是寿星公上吊，嫌命长了。”

“三公子，事实就是事实，敢动他们三位的，也非泛泛之辈，有相当实力底子，”白牡丹道：“我宁愿开罪你

们，也不愿开罪他们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江豪冷冷说道：“难道我们就杀不了你么？”

“也许能，”白牡丹笑道：“三位来求我，都是讲理的人，再说，三位联手，杀我不武，传扬于江湖之上，岂不坏了少林、武当、洞庭盟名头？”

这说有讲究，三人联手，杀她不武，一对一，就未必能够杀她，至少一对一她不害怕。

“好大的口气！”江豪怒道：“你想学百步神拳，先吃我一拳试试。”右手一扬，击出一拳，一股强烈的拳风，直撞过去。

百步神拳，能击毙一丈外一条水牛，江豪距离白牡丹不过四五尺外，但白牡丹闪避得巧，身子仰倒，双脚却钉舱板，拳风掠身而过，白牡丹立刻又站了起来，仍在原位上寸步未移。

但闻一声，轰然大震，船舱板壁被击破了一个大洞。

“好厉害的百步神拳，如能拳发无声，这一击就要了小女子一条命了。”白牡丹理下鬓边的散发，面带微笑地说。

江豪有点下不了台，大喝一声，侧身而上。

“三公子，暂息怒火，”天衣大师一侧身，拂动衣袖，挡住了江豪的攻势，道：“有话好说。”

事实上，两人对手一招，天衣和飞云子都看出了白牡丹技艺非凡，想不到秦淮画舫上，竟有这等人物？

江豪心中也明白遇上了劲敌，天衣和飞云子如不帮手，鹿死谁手，真还难以预料。强忍下怒气，叹口气，道：“大师还瞧不出来么？白牡丹和掳走贵寺方丈的人，分明是一伙的，拿下这个丫头，慢慢拷问，我不信她是铜打铁铸的……”

“江三公子，我可以自绝一死，这段公案，就不会宣泄江湖。”白牡丹道：“个中利害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三位老人家的绝技出现江湖之时，也就是武林的劫难开始，再说明白一些，我不肯说出他们去向，是因我怕死，我想信他们很快就会查出是我泄漏了秘密，说出来，我立刻就要亡命天涯，要三位各传我一种绝技，我准备息隐苦练，以求自保。”

“很有道理。”天衣大师道：“老衲学过金刚指，也愿传给姑娘，但想请教一件事，不知女檀越肯否见告。”

“说说看吧！”白牡丹道：“能说的，我不推辞。”

“女檀越栖身秦淮画舫，忙着酬应佳宾，”天衣大师道：“但耳目的灵通，却又十分惊人，把我等三人的来历身份查得清清楚楚，老衲很少离开少林寺，想不通女檀越怎会有如此能耐？”

“这就是我的错了，”白牡丹道：“年纪轻轻不知道收敛隐藏，生意作得明目张胆，自然逃不过知机子那个